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马军骠骑兼先锋使之一

花荣 徐宁

倪黄河 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⑨

马军骠骑兼先锋使之一

倪黄河 编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小李广 花荣

- 一、散赏银难民得救 (1)
- 二、清风寨宋江被捉 (11)
- 三、奔梁山花荣射戟 (26)

金枪手 徐宁

- 一、破连环汤隆献策 (39)
- 二、设巧计徐宁上山 (43)
- 三、钩镰大败呼延灼 (54)

青面兽 杨志

- 一、杀泼皮投梁中书 (59)
- 二、黄泥冈陷生辰纲 (76)
- 三、众好汉夺宝珠寺 (88)

小李广 花荣

花荣，射箭能百步穿杨，人称“小李广”。一贯仗义行侠，扶危济困。与宋江投缘，结为至交，后两人在清风寨遭陷害，幸由清风山好汉燕顺搭救，花荣等同赴梁山举义。

一、散赏银难民得救

这一日，天朗气清，风和日丽，正是阳春三月的好气象。年方18岁的花荣，挎腰刀，背弓矢，纵马奔驰，神采飞扬，自觉一股豪气在胸中涌动。

花荣，长得面白唇红，两眉入鬓，一双俊眼透露十分英气，细腰宽膀，中等身躯，堂堂一表人材。他虽尚值青春年少，却已习练得武艺超群，英雄盖世；尤其是神臂开弓，箭无虚发，有百步穿杨之功，人皆称之为“小李广”。他极喜爱结交天下义士。因久闻山东宋公明，仗义疏财，声名远播，号称及时雨，这次便不远千里，前往寻访结识，以遂心愿。

到得济州城，已是日落西山，花荣便在城里寻个客店住下。他把马匹交与店家照料，又拣选了一个单房间。洗漱毕，因天尚未全黑，就步出店门，随意闲逛。在街头，他见有三五成群的人正在沸沸扬扬地议论着什么比试射箭的事，又听

得有人不平地说：“这是什么比试射箭！这分明是摆的赌场，骗人钱财！”他还想再听，却终未听出一个究竟来。

这时，天已见黑，家家户户，灯火渐起，花荣返身回到客店。跨入店门，经过一大通铺间，房门开处，灯光闪烁，见有八九个人正坐在各铺位间高谈阔论。听得一人也在谈论比箭给赏银子的事，不由得停下来想听个究竟。只听得那人道：“一箭射中红心，给赏银二百两，三箭连中红心，可得赏银六百两，这可是重赏啊！”一个却反驳道：“连着两天，上场试箭的何止数十人，你又见谁射中红心了！连射中靶上八环、十环的也不见一个。有数箭分明看着已经中靶，只听得‘噗’的一声，却又滑落了，这不分明是靶间有鬼么？所谓赏银二百两、六百两，也只不过是诱饵罢了。谁又见过比箭要交30两押银的事？这不明摆着是个赌场么？”一个赞同道：“李哥说的极是！那许家五子，取名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实则是不仁、不义、不礼、不智、不信。平时，强抢豪夺，远近谁不晓！现在却想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：摆设了这么个大赌场，以中靶赏来骗你上钩，诱你去赌；输去押银，还自怪弓箭不精，武艺太低。若是无人揭穿，那些远道来此或是路过此处的客官，还真以为这许家是个仗义爱贤之家哩！”

又有一年约60左右的银须老者叹道：“谁又能够揭穿此事？我已就近细看，那靶真是木靶，所取的木料，非檀非槭，却要比檀、槭更为坚实，我做了一辈子的木工活，正看，反看又侧看，也辨不出那究竟是什么木料，更不知他是从何地采得此种木料！那靶正面涂了似革非革的油漆，画了圈环、红心，可总还是个木靶，非是铁靶、铜靶，你就难以指责了。再说，那靶也竖得远了，所谓百步穿杨，已堪称为神臂了，可

那靶竖得岂止百步，我估摸，即使不足二百步，总得也有一百八九十步。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，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。你射的再准，那箭矢离弦一百八九十步远之后，还能中定在那坚硬非凡的木靶上么？就算能抵达木靶面上，也非滑落不可！唉，即令李广再世，养由基重生，也是难啊！”

花荣听到这里，不由得迈步走了进去，向众人拱手作礼道：“敢问诸位客官：这靶场设在何处？比试射箭究竟又有些什么规矩？”

众人忽见一位翩翩公子进入房间，插言相问，齐把注意力集中过来。那老者答道：“这靶场设在济水河滩上，离这儿约十多里路程，若是步行，出东门，上东北方向大路，有半个多时辰，即可到达；若是骑马，就用不了多少辰光了。至于比箭规矩，最特别处是参加比试者，须先交押银 30 两，有一箭中靶才能退还；三箭皆不中靶，即不能取回押银。一箭射中红心，可得赏银二百两，连中三箭红心，可得赏银六百两。一箭射中二环，可得赏银 150 两；射中三环可得赏银一百两；射中四环或五环、六环、七环、八环、九环、十环，可各得赏银 80 两、60 两、50 两、40 两、30 两、20 两、10 两，若三箭连中各环，赏银依次累加计算。”

花荣道：“若是全按这个规矩行事，30 两押银也算不了什么！”老者颌首道：“是的，既要比箭称雄，自不在乎那押银。问题是木靶的质地太坚，靶距设得过远，若不细加估量，随意上场，押银是输定的。”花荣又问道：“不知在这设靶场的许家究竟是何等样的人家？这许家五兄弟又是何等样人物？”老头道：“那许家是济州出东门有名的巨富，且甚豪强。那许太公倒也无甚劣迹，也是由困苦发家的。只是那五兄弟，好

弄枪棒弓马，又都习练得一些好功夫，平时常在外头闲游惹事，逞强霸道，暗地里还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次设靶比箭，自然也是打的只进不出的算盘。我多次在许家干过木工活，又住的邻近，所以知晓较详。客官想是外地到此，若是要去比试，须得谨慎行事，提防着吃亏。”花荣道：“多承指点。甚是感激！小可或是只去看个热闹，或是逢场作个戏儿，一切自当见机行事，小心在意。”说罢，即拱手退出，回到自家房间歇宿。

次日晨，花荣策马离店，径出东门，往东北方向大路奔走。不一会，已驰近济水，远远望见那河滩开阔处拥挤着人群，想那定是许家设的靶场了。花荣纵马来到靶场外围，又沿着靶场四周绕行一圈，估摸发箭处离木靶总有 30 丈左右，以常人行走步子估算，确实不会少于一百八九十步。再走近靶子，见甚光洁，虽不识是何种木料制作，却是木质无疑；正面涂着厚漆，自更显坚硬光滑。花荣寻思：这次带的几支利箭，须在此处发个利市了。他拴好马匹，便拣了个高处停立观看。这时他又看清了那坐西朝东、面向远处济水的令台两侧，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开弓发矢赛李广；下联是：神臂要盖养由基。中间端坐五位汉子，年皆 30 左右，想那定是许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兄弟了。那五兄弟面前长桌上，叠列着数十堆银锭，中间三堆叠得特别高，那自然是准备奖给射中红心者的赏银；其余依次逐渐低少，显见是奖给射中各环的赏银。

锣声响处，五兄弟中一位年龄似最大的汉子起立走到台前，向四周拱手作礼道：“列位好汉，在下许仁，我弟兄等设此靶场比箭，为的是结识天下强弓神臂英雄。若能箭中红心，

即给赏银二百两，三箭连中红心，累计赏银六百两；箭中红心外圈各环，皆依例逐次发给赏银。凡参加比试者，须先上台通报名姓，并交纳押银 30 两，依例连发三箭；三箭皆脱靶时，恕不退还押银。这也为的是防止随意搅乱，徒耗时光。列位好汉，愿参加比试者，即请上台通报名姓！”

场上一时鸦雀无声。花荣正引颈伫候间，忽见人丛中跨步走出一个身长约七尺七八身躯的壮健汉子，肩背弓箭，迈步上台，拱手作礼，报了姓名，又交纳了押银，然后下台走到发箭位置站定。这时，台上一声锣响，许家长子展动令字旗，那壮汉即挽弓发出第一箭，见那箭分明已上靶面，却忽地掉落了。接着又发出第二箭、第三箭仍都未能中定在靶上，在靶面前接连悄然滑落了。

紧接着，又有五人先后从人丛中走出，依次上台通报名姓，缴纳押银；一个一个地上场开弓发箭，比赛手段。瞧那身手都个个不凡，然而每人射了三箭，竟然没有一个能有一箭中在靶上。人丛里开始出现骚动，有高声议论的，有呼唤寻人的。许久没有再见一人上台报名。这时，许仁又复走到台前，向台下四周拱手作礼道：“列位好汉，时间尚早，是否还有人愿上场比试？”

“有！”花荣高喊一声，背着弓箭，分开人群，几步跨到台前，一纵身，跃上一人多高的令台，通报了名姓，交纳了押银，随又返身跃到台下，来到发射位置站定。只听得台上锣声响处，令字旗展动，花荣当即把定强弓，搭上利箭，真是：弓开如满月，箭发似流星！“飏”的一声，瞬时间，那首发一箭已牢牢地中定在靶的红心。这时，四周观众人丛中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喝彩声。紧接着，“飏”、“飏”连着两声，

第二箭、第三箭，又都中定在红心间。三支箭镞成品字形紧密地齐攒在红心中，显已深透木靶。观众人丛中那雷鸣般的喝彩声，此起彼伏，经久不息。许家五兄弟——许仁、许义、许礼、许智、许信，都一齐起立，迎候神箭手。花荣从容登台，向许家五兄弟作礼毕，要回了押银，领取了赏银计共六百两。那一锭锭白花花的纹银，齐齐地包裹在黄布包袱内，花荣挂在肩上。那许仁脸露十分欢喜神色，拱手贺道：“花荣贤弟，真是少年英雄！如此高强手段，堪称赛李广，要比养由基。不知贤弟何处人氏？乞予告知。”花荣道：“在下青州人氏，为访友好路过此处。”许仁道：“既是为此，就请先到敝庄暂住数日何妨？愚兄我等今晚特备庆宴，要为贤弟作贺，恭请光临！”花荣蓦地想起宿店里众旅客的议论，扫视了一下许家兄弟，当下辞谢道：“小弟访友心切，这次就不打扰了，日后自当登门拜访。”这时，台下众多看客，如潮水般地拥挤到台前来，都想就近一睹神箭手的风采。见是一位英俊少年，无不啧啧称奇赞叹。

花荣拿了赏银，向许家兄弟谢过了，即径自下台，穿过人丛，来到拴马处，解开缰绳。时光已近正午，他纵身上马，准备就近找个店家打尖歇息。

花荣正在济水河畔策马缓行间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呼唤。回头看时，见一老头气喘吁吁地赶来，连声喊道：“好汉请暂留步！我有话相告。”于是就勒住马缰，在路旁等候。等走近时，才看清那恰是昨晚在宿店中曾经相会交谈的银须老者，当即下马，拱手道：“老伯呼唤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朽是个爱管闲事之人，所以特地赶来探问：刚才相公领取赏银时，不知许家兄弟表示何种态度？”花荣道：“许仁倒是表示

欢喜容颜，并要挽留我到他庄上暂住数日，说是准备夜间设宴相待。我因急切要去访友，且又曾经听得老伯等的议论，故此当下就谢绝了。”老者道：“谢绝了的好；若去他家，就难免要惹麻烦。只是他许家设下这个靶场，三四天来已经赚了不少银两，现在却平白地让你夺去了这许多，必不肯干休的。因此只宜悄悄离去才好。若不嫌弃，我请先到敝庄寒舍暂作歇息，可再商议。”花荣道：“承蒙老伯一再关心，一直未曾动问老伯尊姓大名，贵庄在何处？离这儿还有多远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朽崔陆，敝庄多是崔姓族人，故叫崔家庄，过此济水，再走五六里路程即到。”

当下花荣就牵马步行，跟随着老汉找到渡口，一起乘船过了济水。上得岸来，走不远，只见北面大路上有成群结队的乞儿、难民走了过来，衣衫褴褛，扶老携幼，挑着些破箩筐、破被絮、破旧家什。花荣牵着马，只得跟崔老汉一起避于道旁。这时，有一个穿着破烂棉袄的黄脸汉挑着一副箩筐走过，前筐里坐着一个瘦巴巴的三四岁男孩，后筐塞着一些破旧家什和破棉被；身后跟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；一个也只30来岁的女人搀扶着个七八十岁的病弱老太婆。花荣正自想着：这显然是一个六口之家了。那八九岁的小女孩睁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，定定地看着花荣，忽地“噗”的一声跪倒了，口里喊着：“好少爷，救救俺家！”那六七岁小男孩也跟着跪倒在地。花荣慌不迭地去搀扶，却拉着了那袄袖的破烂处，把那破洞越加拉撕得大了，竟触摸到了那瘦骨嶙峋的嫩皮肉，不由得掉下两颗泪珠来。随即伸手从黄布包袱中取出两锭银子，放在小女孩两手掌心。黄脸汉也即返身放下担子，连同那女人、老太婆，一家人全都跪倒

在花荣面前，口喊“救命菩萨”、“大恩人”不止。

崔陆老汉叹息道：“这成百上千的，都是黄河边上灾区下来的苦难百姓，一路上就有不少饿死、病死的。我们济州城出东门的这一带，亏得土地还算肥沃，日子过得安稳，可面对这成群的乞儿、难民，又有何法救助啊！”花荣听了，也只是摇头叹息。随又摆手对那黄脸汉子道：“你们就别再往前奔赶了，快回去用这银子作个本谋个生计吧！”

看着这家子还没走得有多远，花荣面前又齐刷刷地跪着三个男女娃儿，一个脸黄肌瘦的中年妇女，还背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也跟着跪在他们身后抹泪。那十二三岁的阿哥、十来岁的阿姐、五六岁的阿弟，连同那背负的幼弟，一个个骨瘦如柴，令人目不忍睹。花荣不由得问道：“你们就只跟着阿妈？你们的阿爸呢？”这一问，那较大的阿哥、阿姐都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哽咽着诉道：“俺爹、俺爷爷都死在路上了。”花荣拉起他们，随即又把两锭银子放入他俩手中，看着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花荣牵马走上路间，凝望着前面那连绵不断的乞儿、难民。忽地转向崔陆说道：“老伯，我这六百两银子，反正是平白地取得来的，索性就都散发了吧！”

崔老汉一听这话，不觉惊讶呆住了。他睁大两眼，盯视着花荣，许久，才哈哈笑道：“好啊，相公，你这可真是天大的义举！这些银子，可救不少人呢！好汉！义士！我这辈子可见到真正的大好人了。”说罢便紧走了几步，领先点数着那自然组合的一家一户的乞儿、难民。花荣拿着银子包袱，随后相跟着，每户发给一锭银子。

到达崔家庄，时已傍晚。那六百两银子也已剩无几。崔

陆道：“相公，是否还留着些做盘缠？”花荣道：“盘缠我自备有，一锭也别留了。”就这样，两人把六百两纹银全散发给了乞儿、难民。崔老汉这才领着花荣走进家门，把马匹拴入后槽，又唤出老妻闺女和十三四岁的小儿来相见，吩咐快备酒菜款待贵客。

不一会，酒菜摆上，一家四口齐来相陪。崔老汉开言道：“相公的神箭，这一下在我们济州地方是出了名了。你得了六百两银子，我原担心许家兄弟必定不肯干休，不光六百两银子难保，恐怕还要伤及性命。那不仁不义的许家兄弟，表面上说得好，为了银钱的事，暗地里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我把相公请到家来暂歇，为的就是避一避，隐一隐，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。现在可好了，六百两银子都散发掉了，有那数百数千人的传颂，这会儿那许家兄弟怕也早都知晓了。你是包袱轻松了，再也无牵无挂了。唉唉，散发了银两，救济了人家，又保得自家的平安清静，真是大好的事！大好的事！”说罢，举杯向花荣敬酒。花荣一饮而尽，也举杯回敬道：“老伯如此侠义心肠，实是天下罕见！萍水相逢，却蒙如此关心照顾，殷勤款待，我当永远铭记在心。”

这时，花荣忽地觉察到了对席闺女的一双秀目频频顾盼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抬眼细一打量，不觉暗暗惊奇，想不到这村间平民之家竟有如此秀美端庄的少女，更奇的是这少女竟像是早就在哪儿见过面的熟悉之人。当下便转脸向崔陆问道：“老伯，一直未敢动问贤妹的芳名妙龄，望乞告知！”崔老汉道：“小女崔凤，今年17岁。村鄙粗俗之人，蒙以兄妹相看，实已荣幸之至，何须客气！”说罢，见老妻以目示意，即向花荣打过招呼，径自跟随老妻到后说话，留下花荣和两姐弟对

席而坐。崔凤、花荣四目相视，许久默然无语。

最终还是崔凤先开了口：“阿哥今日是在我家住定了，明日是否还住我家？”花荣道：“明日就要离此前往郓城寻访义友。”崔凤道：“俺爹对阿哥甚是爱慕，意气也甚相投，也算得上是义友了。你去郓城也不过是寻访义友，就在此义友处多住几日何妨？”花荣笑道：“贤妹真会说话！若是阿妹真心相留，我就住下不走了。”崔凤听了这话，不觉嫣然一笑，两颊忽地现出了红晕。花荣一看，更觉这少女纯真美丽，娇艳无比，心中顿生无限爱意。

正当此时，崔老夫妇俩回到席间。崔老伯对着花荣道：“适才老妻说道，小女因相公武艺不凡，仁义感人，甚为敬仰，初见时即表十分爱慕，想要以身相许。这闺女虽出身俺这平民寒家，却是自幼聪明乖巧，针线女红，一学就会，教给文墨，也是通的很快。俺俩老爱若掌上明珠，也就悉心教养，不让干那粗笨重活。适才商量，我只为相公官宦出身，和俺这平民之家门不当，唯恐高攀不起。今特冒昧相告。若不嫌弃，即做婢妾，亦所情愿。”花荣听罢，大喜过望，慌忙道：“老伯说哪里话来！阿妹天生丽质，聪慧过人，十分令人喜爱，若蒙许配，实为有幸。花荣年方18岁，尚未婚娶，待访友回家，禀过父母，即可下聘迎娶。”说罢，即起身离席，口称岳父、岳母，扑身下拜，行了婚礼。当下，又从行囊中取出原为访友送礼准备的金银各两锭，交与崔老夫妇，解下随身挂带的家传佩玉一块，交与崔凤，作为预聘、定情信物。

一家人复又欢愉相叙，自更亲密无间。花荣、崔凤，不时含笑对视，眉目生情，心心相印。

二、清风寨宋江被捉

花荣在崔家住了三天，至第四日晨起，早饭罢，拜辞过了岳父、岳母，便往郓城起程。

这一日，花荣已进入郓城县境，来到了一个不大的庄子。他正在小街上缓行间，忽听得妇女呼救和小儿号哭声，于是便循声寻去。走不数步，只见有五六个身强力壮的汉子簇拥着强架着一个尚年轻的妇女，一步步地拖挪过来，两个七八岁的男孩号哭着，死死抱住她的两腿不肯放松。那妇女头发蓬松，脸上被抓开了几道血痕，却颇有几分姿色；衣服被撕得裸背，那白嫩的皮肉处，也满是伤疤、血痕。就在她身后不远处，倚门站立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，满脸血污，手上抱着一个啼哭不止的小男孩，两眼只是失神地呆望着那些壮汉们对一个青年妇女强行撕扭拖拉，却一动也不动。那妇女不断地呼喊着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！”他也竟像耳聋似的，不闻不问。还有那小街两边的一些门户间，站立着三三两两的观望男女，只是叹息、摇头、议论，却不见一个出来说话、劝阻，不见一个伸出援助之手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不显然是以强凌弱吗？花荣把马匹拴到路旁的一个石墩上，几步跨到路当中，拦阻住那一伙豪强的壮汉，大声道：“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”这时有两个大汉，并不搭话，冲到花荣身边猛推猛拉；不想却推不动，拉不动，便挥拳要打，却被花荣挡掉拳掌，一手一个，揪住领

口，摔倒在街路两旁。那另四个大汉，随即放下扭架着的少妇。当先一个怒喝道：“哪来的恶少？到此撒野！”花荣冷笑一声：“你把话倒说了。且问：你们为何要以强欺弱？”那大汉道：“不关你的事，就别管闲事！”花荣叉手道：“我容不得以强凌弱，今天就是要管！”那大汉吼一声“让你来管”，一摆手，连同那路两旁刚爬起的两个，一齐猛冲过来。花荣早摆开了架势，手脚何等利落：有当即给趴到脚下的，有给踢得远远的，有捂着肚子蹲倒的，有干脆趴在地上的，一个个全给收拾得鼻青脸肿。那发话的大汉，从地上爬起，连连退了数步，远远地指着花荣道：“你等着瞧！有种的，你就别跑！”说罢，就领着其他五人，狼狈鼠窜而去。

这时，那少妇领着两男孩，那抱着小孩、满脸血污的男人，都跪在花荣跟前。那男人哭丧着脸道：“好汉，你真是救住了我妻子，可这是没法子的事啊！”那少妇却只是磕着头，哽咽着，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花荣道：“快起来！都快起来！你们既是夫妻俩，且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怎么是没法子的事？他们如此蛮横霸道，侮辱你妻子，强抢你妻子，你怎的忍着不反抗？”

那原在路两边一些门户旁的男女老少们，也都陆续地围拢过来了。其中一个年长的老汉摇头顿足道：“好汉，你是惹下祸了。那胡姓家人是决不肯罢休的，若是带了全庄胡姓族的人到此相拼，却如何是好？”花荣道：“你这里就无官府管着？就容得他们如此蛮横逞凶？”老汉道：“怎无官府管着？那胡姓人是花了银两，典得这王保兄弟媳妇去暂作妻子，给他生儿子的，讲明典期三年，期满可拿银两赎回。如今典期未滿，又未拿银两去商量提前赎回，王保媳妇却私自逃回，人